

## 無聲電影

出自大塊文化 | 徐嘉澤《下一個天亮》

他單薄的胸膛鼓脹如風爐

一顆心在高溫裏熔化

透明，流動，虛無

— 楊牧，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〉

Y 少年的母親常哭著醒來，夢中孩子嘴裡有話，每當她急著想聽，畫面就快速被倒轉、或是快轉、或是被其他影像切入，她像被迫觀看無聲錄影帶一樣，一次又一次。她不知道這世界到底怎麼了，傷害別人成了那麼容易的事，就像捻斃桌上螞蟻一樣地輕而易舉。那些孩子現在過得如何？吃得下？睡得安穩？有一絲絲的愧疚感？還是尋找下一個目標？那些沒有答案的問題彷彿從四面八方襲來的石塊，常常讓她痛。痛，但日子還是要過，失去一個孩子，還有一個家庭要照顧，丈夫因為孩子的死壓力太大而產生官能異常，耳朵聽不見世界的聲音，幸好夫妻倆幾十年的默契，讓她能把丈夫照顧得服服貼貼，但誰能照顧她？她也想讓自己的眼睛看不見，那些不公不義的事就不會讓她發現；讓自己聞不到，孩子房間特殊的氣味就不會再讓她傷感；讓自己無法說話，媒體就不會逼自己一再面對孩子不在的事實。夢裡，她和丈夫一樣似乎都染上身心轉化症，她看無聲畫面立體投影在她四周，孩子曾經轉述過的片段被編織成影像，孩子懦弱地躲著那些像巨人般的孩子，他們輕易地用手指頭把孩子像蟲子一樣掀起，輕輕一放，孩子癱在地上，扭曲幾下就不再動了。

天亮，一天的開始，她叫醒尚在床上賴著不起床的小兒子，Y 的床鋪棉被摺疊得整整齊齊，她想到那個孩子總是不用別人操心，起床第一件事，便是主動細心地將棉被摺好。反觀小兒子常把被子弄亂，每當她要小兒子向哥哥看齊，小兒子總說：「每天都要睡覺的，不是嗎？現在弄整齊了，晚上還是會弄亂。」

她找不出反駁的話，如今她倒希望 Y 的床鋪是凌亂的，這樣她便會誤以為到了黃昏時刻，Y 就會踏著輕快的腳步返家晚飯。Y 總是遠遠看見她就大喊著：

「媽媽！媽媽！我回來了。」那些日常的一刻啊，如今都成了最傷人的場景。有時在稻埕工作到黃昏，別人家的孩子都陸續回來了，小兒子也返家了，她還是覺得不踏實，心裡總懸著什麼，想想，才意識到原來她還在等 Y 回家喊她一聲：「媽媽！媽媽！我回來了。」那些鳥雀嘰嘰喳喳從遠方飛到樹梢歸巢，Y 卻遠去了。

一天這樣無聲無息地過，隔天又這樣來。

早晨和丈夫一起早餐，丈夫依舊沉默，從她認識少年時代的他以來，丈夫就是個不多話的老實人，丈夫把所有的氣力都拿去維持一家所需，按四時而作，農作上盡心盡力，其他的從不多管，她說什麼，丈夫就默默跟著做。她猶記得以前背著 Y 下田工作，因為不放心把孩子丟在一旁，村落裡的流浪狗多，怕一不注意，孩子就被叼走。背在身上聽孩子哭、聽孩子舒緩的呼吸聲、聽孩子打呼她才放心，有時她對孩子說說話，感覺孩子把小臉貼在她的背上專注聽著。聽著聽著，孩子溜下她的背，在同塊土地上習步然後奔跑，聽著聽著，孩子開始有問不完的問題，「媽媽，花花？花花？」「天為什麼是藍的？」「蝙蝠為什麼總是吊掛著？」「這些稻田什麼時候才能收割？」「我什麼時候才會長大？」「為什麼學校的同學總是笑我欺負我？」

有些問題她能解有些她也無解，好比孩子為什麼查甫身查某體？為什麼其他男孩忙著玩官兵抓強盜，孩子卻喜歡和其他女孩玩家家酒？為什麼那些欺負人的孩子不找點正經事做，偏偏處處找她孩子的麻煩？無解的讓它繼續無解，她認命地想，既然遇到了就這樣吧，但面對孩子在學校被欺負，她又該怎麼做？她試著告訴孩子要從自己改起，她懂的不多，但做人處事的道理到哪裡應該都是一樣的，好比孩子和鄰家孩子吵鬧，不先問是非，她一定先罵自己的孩子，回家後再好好安撫。孩子把她的話都聽進去，越是正襟危坐，那些調皮的孩子就像戲弄老鼠的貓一樣，一人一言一句一手一腳地又把他弄哭。「為什麼學校的同學總是笑我欺負我？」孩子又這麼問，這一次她決定不消極面對，她知道丈夫提供不了什麼意見，便獨自一人到國小去找老師，老師回答：「學生只是調皮沒有惡意，我們也盡量避免這種事情發生，不過問題還是……妳知道的，這樣的孩子很容易受到注目，媽媽這邊要不要考慮一下，也帶他去兒童心智科看看。我們不是指這孩子有問題，而是說他的精神狀況也需要醫生來幫忙，當然我們學校方面一定會勸導其他孩子，避免再發生類似欺負的問題。」

回到家她安撫著孩子：「老師說那些同學只是跟你鬧著玩。」

「我不喜歡。」

「那就離他們遠遠的。」

「不管我離多遠，他們都會來找我麻煩。」孩子哀求著：「媽媽，我能不能不要去學校讀書了。」

「你這孩子，說這什麼話，你去學校就是要學習獨立，如果你自己遇到這種事情不會解決，那將來誰來幫你解決？媽媽可以幫你去學校跟老師說一次兩次三次，但媽媽還有工作，總不能跟著你一起上下學保護你吧！」

她知道這答案無解，她也沒有解決的辦法，只好把問題丟回給孩子。

「嗯。」孩子順從地點頭。

晚間，她和丈夫提起了老師的建議，丈夫永遠沒有多餘的話，只說：「妳看怎樣，妳好就好。」

她打聽了醫生就診的時間，週三替孩子請了假，和孩子坐上客運車前往異地大醫院。醫生和她晤談了許久，她覺得孩子沒有什麼問題，雖然習性女孩子氣了點，但說不定長大點就會改變模樣，只是一些鄰人和老師都不斷催眠著她這孩子有問題。她把困惑告訴醫生，醫生冷靜應答，禮貌地說：「這孩子的心理狀態是沒有問題的，他很清楚自己的狀況，反而是家長之間猶疑不定的情緒會影響到孩子的心情。如果可以的話，下次就診時，可以請你先生一起過來嗎？這樣的孩子需要家庭很強烈的支持，才有辦法讓孩子很堅強，家長是孩子的後盾，所以讓妳和妳先生還有小孩一起進行家族治療，不僅可以讓你們更了解這孩子，也會知道如何幫助他，還有該如何面對外界的眼光等問題。」

預約了下一次的就診時間，她牽著孩子的手，醫院外頭有間電影院，暑夏豔陽把人逼退到陰影處，電影明星露著齒笑，似乎說著「歡迎光臨」。她替孩子還有自己買了張票進到戲院，平常日的戲院裡空蕩蕩，所有人錯開得遠遠就座，孩子專心吃著手中的零食等戲開始。電影描述一個想成為明星的男子不斷穿梭在舞台上和舞台下，下了舞台裝腔作勢地想幫人討債，結果卻落荒而逃。前面的片段孩子還笑著，那一幕古惑仔追著主角跑的畫面，孩子卻緊抓住她的手不肯放，電影結局主角假戲真作、真戲假作，真假之間替警方破獲一案，不管台上台下都成了真正的喜劇之王。

電影散場，在客運車上，孩子又問：「媽媽，明天像今天一樣請假來看醫生，我不要上學好不好？」

「傻孩子，哪有人每天看醫生。」

「如果我感冒住院呢？」

「那只要去打個針吃個藥就會好了。」

「如果我車禍骨折呢？」

「那包紮一下打個石膏，看是坐輪椅還是拄拐杖就可以去學校了。」

「如果……」

「好了，不要想東想西，說這些五四三的了。」

時間被調快，孩子上了國中，她和孩子心裡共同想著，或許新的開始會有新的契機，一切都會好轉，連醫生也是這麼認為。孩子有了新的書包、新的制服、新的鞋子、新的皮帶，一切如新，但同學卻如昔。噩夢再襲，像一代又一代的續集電影，那些殺人魔變本加厲，手法推陳出新，過去的老派戲碼被淘汰，跟上時代腳步抓緊觀眾口味。以前只是言語的攻訐，現在變成更多的肢體接觸，孩子越是向她哭訴，她越感覺做一個母親的無能。她再次拜訪學校請老師幫忙，所有她想得到的幾乎都做了，只差沒有跪在其他孩子面前請他們停手。她的孩子和他們沒有不同，會說會笑偶爾惹她生氣但更會逗她開心，她寧可那些言語、那些拳頭是落在自己身上，而不是在孩子單薄的身子上。她對孩子說：「媽媽能幫你的就那麼多了，你自己要堅強一些，離他們遠一點。」

孩子乖順地點頭。

她意識到好像一模一樣的話語情境才剛發生過，就像電視裡一再重播的電影劇情，這個噩夢究竟什麼時候才會從她和孩子的身邊消失？

那天後，孩子鮮少再說同學如何無理打他，如何在上廁所時一群人強行脫他褲子，如何說他像女生很噁心，如何威脅他幫忙寫作業……她以為孩子在學校狀況正在好轉，因為孩子總是隨時在練唱，對著牆、對著浴室、對著花、對著草、對著天空，還有那抹夕陽唱著曲調。

「每個人心裡一畝一畝田，每個人心裡一個一個夢，一顆啊一顆種子，是我心裡的一畝田。」

「在唱什麼？」

「學校合唱團的曲目。」

當時她不知道孩子唱著什麼歌，但她知道孩子像鳥雀嘰嘰喳喳唱個不停，不肯停下來好好吃頓飯，全是為了能快樂唱歌，吃飯時丈夫總算開口說話：「不好好吃飯，你是要把白飯當子彈噴啊，等會噴得你弟滿臉都是白飯。」

孩子才笑著用手摀住嘴。

那時孩子多麼開心，誰會認為他是不快樂的？

孩子走了以後，她看到壓在書桌上的這張曲目歌詞，收音機裡有孩子自己錄製的聲音，一遍又一遍唱著。每當她想孩子，還是忍不住按下播放鍵，歌曲裡有著孩子的夢，孩子曾經拿音樂種桃種李種春風，種一段屬於自己的未來，但梨花開盡，春天已到，她想問問孩子你怎麼還不回來？如果這只是自己的夢，一個關於失去孩子的夢，為什麼還不醒來？就算現實是真正的無聲黑白世界，那也無妨，至少兒子還在，她可以把過去扭轉，勇敢地站出來阻止一切，而不是在孩子寫紙條告訴她有人要揍他時，冷靜地說：「男子漢大丈夫，你又沒做錯事，不要怕。」但那個無聲世界也很可怕，所有欺負人的惡童都變得巨大，她只能看著孩子一次又一次被欺侮。

她還是固定去找醫生就診，但再也沒有人和她依偎在客運車上。以前，孩子總是安靜地陷在椅子裡，說著不知從哪聽來的笑話，或是專心打著毛線和做些小玩偶，有時貼心地要幫她捶背，或問她口渴不渴……這樣的孩子不是應該處處惹人疼愛嗎？這些問題困在她的腦子裡出不去，睡覺時圍繞在她四周嗡嗡，醫生開了安眠藥給她，一天一顆。一天一顆，嗡嗡，明天還有工作呢！她想到自己在鄉間開的理髮店，孩子常常下課就跑來幫忙，逢人就問好，不然就主動幫忙客人洗頭和按摩。孩子不在，鄰人怕她寂寞似的，大家不知是不是說好了一起跑來，把小小理髮店塞得滿滿的，一言一句把悲傷給沖淡，但怎麼還沒睡意；一天兩顆，嗡嗡，小兒子說下週學校要運動會，她不知道該不該去，怕到了學校自己會心碎得站不穩，孩子的靈魂會不會還在廁所裡嚶嚶哭泣著？一想到就更揪心更睡不著；一天三顆、一天四顆、一天……丈夫不多話，卻默默藏起了她的安眠藥。

「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安眠藥？」她問。

「我都丟了，你這樣亂吃不行。」丈夫的身體逐漸好轉，大概已經接受孩子不在的事實，壓力減輕後，聽力也恢復了。

「給我吃，不然我睡不著。」反倒自己一直想把夢境扭轉成現實，只有不斷入睡，才能再跟孩子認真賠罪。

「睡不著沒有關係的，等累了，身體自然就會休息。」

「明天還要幫客人理髮，這樣不行。」

「歇業一陣子好了，把身體養好比較重要。」

「不可以，還給我，我心很痛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很恨，恨那些人，我也恨我自己，恨自己怎麼那麼輕忽，這孩子……」

「我們和這孩子的緣分就是這樣薄，不要再怨嘆了，日子還是要過。」

「我無願啦！我袂甘啦！我想把孩子生回來，下一次讓他投胎做女孩子，你說好不好？」

丈夫緊緊抱著她，她聽著漆黑房間裡丈夫隱隱約約的哽咽聲：「妳看怎樣？妳好就好。」

但對於恨，哪有那麼容易釋懷？

她依舊去醫院，每次去拿藥就診，她就想起那些年和孩子一同來醫院的週三時光。孩子每週偷了一天假，進行家族治療後，三人常在外頭小吃鋪圍著一張桌子用餐，這孩子對吃特別敏感，也喜歡自己實驗料理，好幾次理髮店在忙就全靠孩子來幫忙。他從國小幫到國中，廚藝也日趨進步，假日孩子陪她上市場一同想菜色，回到家幫忙處理那些食材。孩子個性雖然陰柔，但貼心又樂於幫忙家務，比較起來，小兒子一天到晚往外鑽，天暗才又匆匆返家，吃過飯洗過澡又沉迷在遊戲機前，不洗碗不倒垃圾不打理家務，連要他跑個腿，都一副死去活來的賴皮模樣。想到這些，她對那些人的恨意就越重，醫生說：「妳可以恨那些人，但恨並不會改變什麼，妳也可以換個角度，把恨人的力量拿來幫助和妳兒子一樣遭遇的人，把對妳兒子無法照顧到的盡量地宣導出去，讓其他人不要排斥像這樣的孩子。與其把力氣拿去恨那些不懂事的孩子，不如拿去做更有意義的事。」

走出醫院，她一人到戲院裡選了最角落的位置坐下，她一點也不在意銀幕上演著什麼故事，在這裡她可以放心地哭泣。那些其他的孩子現在過得如何？吃得下？睡得安穩？有一絲絲的愧疚感？還是尋找下一個目標？她不想再追索那些問題的答案，她知道社會裡還有一些和她孩子狀況類似的學子，正面臨相同的問題，她決定要把那些無聲的黑白畫面拿出來，讓世人正視。不說話的不代表不害怕，不表達的不代表沒問題，或許救不了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遺憾，但救其他的孩子是她最大的願念。黑暗中，似乎孩子就坐在身旁，抓著她的手輕輕撫慰著：「媽媽！媽媽！別哭了！」

如果可以，她希望這是最後一次因後悔自己的無能而掉眼淚。

時間不會因為少了一個孩子而停止，她被時間推著走，眼睛花了，做事也

沒以前俐落，只要有任何關於人權、霸凌、性別等議題的相關邀請，她都盡可能空出時間，以一個母親的立場來為孩子發聲。

十多年了，南部的豔陽依舊，剛剛的一場及時雨彷彿不存在，烏雲被舞台下其他熱情的孩子給驅離，底下揮舞著彩虹旗，這是高雄首度的同志遊行。她知道自己只是個鄉下人，懂得不比其他人多，但只要一個母親願意站出來，就會有更多母親可以站出來，隨著掌聲她取過麥克風說：「我很高興見到你們，在高雄見到你們，可見高雄有在進步，沒有被傳統觀念綁得死死的，只是有一點太慢了。我在高雄這邊，在南部這邊，已經等了你們十幾年，你們早就應該走上街的，因為你們沒有錯！你們沒有錯！有太多的父母為了這種事情感到丟臉，等到有孩子不見的時候，再來悔恨就來不及了。像我這種就是無知，真的無知！因為在你們的內在，有某種東西，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，我的孩子如果不是因為我的無知，他不會死，要不是認識性別協會，我也還是一樣。不要說我一個種田的人，站在這裡講話，在賺別人的眼淚。孩子們！你們要勇敢！天地創造你們這樣子的一個人，一定有這樣的使命，讓你們去爭取人權，做自己，不要怕！我是一個鄉下人，又沒學問又沒什麼，但是我曾經誇過海口，我救不了我的小孩，我要救跟他一樣的小孩……」

孩子，這一次媽媽很勇敢，媽媽沒哭，你看見了嗎？